

《风声鹤唳（纪念典藏版）》

书籍信息

版次：1

页数：

字数：

印刷时间：2016年09月01日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包装：精装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40477141

编辑推荐

1. 林语堂逝世40周年纪念典藏版，独家拥有完整授权。
2. 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版《飘》。
3. 重新修订，以保证作品的原汁原味，品味林语堂冷静、深刻的文字。

北平的十月天，通常都是干爽宜人的好气候，晚风略显寒意，和战争爆发之前并没两样。秋天的太阳把泥土晒成干灰色。现在是黄昏时分，石青色的墙壁与屋上的瓦片在轻柔的光线下，和光秃的地面融为一体，迅速笼罩的夜色将远方的天际线吞蚀得更模糊。四周一片死寂，几盏街灯尚未启亮，几只乌鸦在附近树枝呱呱叫着打破沉静，如果仔细倾听，可以听到一座将入梦的城市发出微弱、幽远且和谐的声音。

内容简介

本书是林语堂《京华烟云》续篇，与《京华烟云》《朱门》并称为“林语堂三部曲”，可以说是他的小说代表作之一。《纽约时报》将之誉为中国的《飘》。

抗日战争时期，战争就像大风暴，秋风扫落叶般扫荡着所有人的命运。小说即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北平、上海、武汉三地）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身世离奇的美丽女人在乱世的传奇经历，以及她最终在火热的爱国气氛中走出狭小自我、超越个人情爱、生命得到升华的故事。同时，本书也史诗般地表现了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族精神痛苦而伟大的升华。

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一代国学大师，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著有《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等，并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知名学者。

媒体评论

很久没有读到这样好的作品了，语堂先生的文字冷静、深刻而耐人寻味，字里行间透着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这是一部完美作品的延续，很多时候续集都会给人狗尾续貂的感觉，第一部总是先入为主，续集则成为再而衰，再往后就更穷竭了。但是《风声鹤唳》仍然能够给人以力量感。小说虽然仍然延续北京姚家和曾家的线索，但是主人公几乎已经脱离了大宅门，以乱世飘零的战争逃亡生活为大背景，讲述了不同际遇三个男女在国难当头生死存亡时刻做出的对生活和命运的选择。

——豆瓣网友孤独东西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嘴里含着烟斗，双手插在裤袋内，博雅优哉地走出东北城郊的“王府花园”，准备去陪好朋友老彭吃晚饭，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沿途是相当荒凉的地区，必须穿越几片荒地。

北平的十月天，通常都是干爽宜人的好气候，晚风略显寒意，和战争爆发之前并没两样。秋天的太阳把泥土晒成干灰色。现在是黄昏时分，石青色的墙壁与屋上的瓦片在轻柔的光线下，和光秃的地面融为一体，迅速笼罩的夜色将远方的天际线吞蚀得更模糊。四周一片死寂，几盏街灯尚未启亮，几只乌鸦在附近树枝呱呱叫着打破沉静，如果仔细倾听，可以听到一座将入梦的城市发出微弱、幽远且和谐的声音。

博雅在暮色里走了四分之一里，只遇到两三位返家的穷人，他们头垂得很低，和他一样默默地走着，手里提着油壶和荷叶包的晚餐。一位穿着黑色制服、面带倦容的警察站在街角，友善地和他说话。死寂的气氛很恐怖，就像和平一样；而和平与死亡气息却又如此相似。但是他却喜欢选这个时候出来散步，享受凉爽刺人的夜风及城市生活的奥秘逐渐在他身边围绕、加深的乐趣。

一直走到南小街，他才看到了生命的迹象。一长排街灯都亮着，专为穷人而摆设的小吃摊上的油灯，正在黑夜中闪闪发光。这是一条长且窄，没有铺设柏油的小巷子，仅仅十到十二尺宽，南北向，与哈德门街平行。老彭的家就在这条小巷子附近，距离东四牌楼不远，在更南面的住宅街，目前大部分已被日本人占用了。沿路有多辆黄包车慢慢走着，部分熄了灯靠在路边歇息。为了省油，车夫只有等客人雇车后，才肯点起油灯。

往左转，他到了老彭家，巷道窄得连一辆黄包车都难以通过，四周好暗，到达时他差一点撞到了门阶。

他在大门的铁环上敲了敲，随即听到里面有咳嗽声，他知道是老彭的老用人。

嘴里含着烟斗，双手插在裤袋内，博雅优哉地走出东北城郊的“王府花园”，准备去陪好朋友老彭吃晚饭，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沿途是相当荒凉的地区，必须穿越

几片荒地。

北平的十月天，通常都是干爽宜人的好气候，晚风略显寒意，和战争爆发之前并没两样。秋天的太阳把泥土晒成干灰色。现在是黄昏时分，石青色的墙壁与屋上的瓦片在轻柔的光线下，和光秃的地面融为一体，迅速笼罩的夜色将远方的天际线吞蚀得更模糊。四周一片死寂，几盏街灯尚未启亮，几只乌鸦在附近树枝呱呱叫着打破沉静，如果仔细倾听，可以听到一座将入梦的城市发出微弱、幽远且和谐的声音。

博雅在暮色里走了四分之一里，只遇到两三位返家的穷人，他们头垂得很低，和他一样默默地走着，手里提着油壶和荷叶包的晚餐。一位穿着黑色制服、面带倦容的警察站在街角，友善地和他说话。死寂的气氛很恐怖，就像和平一样；而和平与死亡气息却又如此相似。但是他却喜欢选这个时候出来散步，享受凉爽刺人的夜风及城市生活的奥秘逐渐在他身边围绕、加深的乐趣。

一直走到南小街，他才看到了生命的迹象。一长排街灯都亮着，专为穷人而摆设的小吃摊上的油灯，正在黑夜中闪闪发光。这是一条长且窄，没有铺设柏油的小巷子，仅仅十到十二尺宽，南北向，与哈德门街平行。老彭的家就在这条小巷子附近，距离东四牌楼不远，在更南面的住宅街，目前大部分已被日本人占用了。沿路有多辆黄包车慢慢走着，部分熄了灯靠在路边歇息。为了省油，车夫只有等客人雇车后，才肯点起油灯。

往左转，他到了老彭家，巷道窄得连一辆黄包车都难以通过，四周好暗，到达时他差一点撞到了门阶。

他在大门的铁环上敲了敲，随即听到里面有咳嗽声，他知道是老彭的老用人。

“谁啊？”老用人喊道。

“是我。”

“是姚少爷？”

“嗯。”

又是一串剧烈的咳嗽声，门锁慢慢拉开了。

“老爷在吗？”博雅问。

“他今天早上出去了，还没回呢。进来吧，秋天的夜真是冷。他会回来吃晚饭。”

博雅穿过庭院，跨入客厅。简单的家具，令屋内显得相当空旷。一张廉价的漆木方桌，几张铺上深蓝布垫的竹椅，以及一张摇摇晃晃的旧扶手椅，一看就知道是花几十块钱到回教市集上买来的二手货。每次博雅一坐上去，弹簧就咔叽地响，陷向一边。布套上有几个香烟熏烫的烟孔，每当他一调换坐姿，就能感觉到里面的钢丝动来动去。每次老彭需要轻松一下，就坐这张椅子。几个湘妃竹制成的书架排列在北面墙边，上面杂乱地堆满了书籍、杂志和唱片。书本种类均属特殊，由家禽、养蜂到佛教书刊皆备。博雅曾注意到一本翻旧了的《楞严经》，知道老彭是禅宗佛教徒，但是却奇怪何以彼此间从未讨论过佛教。屋子角落有一架漆了鲜红色漆的唱盘，与其他的家具显得十分不协调。

木桌上摆了两副碗筷、小茶杯、白铁酒壶和几个三寸长的盘子，上面装有酱菜和生姜，但是饭菜尚未上桌。博雅知道老友等他吃饭，有多少个夜晚，就在这张饭桌上，两人用这些茶杯对酌，谈论战争和政治，直到喝过头了，彼此就相对饮泣。然后他们闭口不发一言，继续喝酒。愈喝泪水愈多，两个人甚至互坐对视半小时而不说一句话，他们尽情挥泪，倾听对方的呼吸声。据说人在忧愁时喝酒流泪是有好处的，他们正需要这样，也喜欢这样，尤其当二十九军撤走，北平沦陷的头一个星期，他们更常如此。古人称这种方式的喝酒为“愁饮”，但是博雅和老彭应再加个“对”字，称为“对愁饮”。隔天，其中一人会向对方说：“我们昨夜的‘对愁饮’不是不错吗？你很忧愁，我一看你的脸

，便忍不住落泪。事后我觉得好多了，睡了个好觉。

”最近他们没有这种习惯了，但是只要一块儿吃饭，仍小喝几杯。

老用人端壶热茶进来，倒了一杯说：“老爷快回来了。”

博雅坐在咔叭响的扶手椅上，拿起上面放的报纸，准备看报。但不久这份报纸就从手中滑落到地面。他坐着默想着一件奇妙的事情，这件事对他而言较报上的战争消息来得更重要。自从几年前认识老彭后，这个人就深深吸引住他。他难以相信如此空旷的屋子内住着一位如此无名的伟人，这是他所认识的唯一快乐的人，既无妻子也没小孩。过去博雅从未结交过这样的朋友，一个了解自我，孔老夫子所谓“无忧无虑”的君子。

北平人并不认识老彭，他没特殊事迹，他的对外活动一再失败。过度的热忱结果往往是幻灭，并耗掉了他一半财产。十多年以前，他就想到在北平种番茄。因为当时没有第二人会想到这念头，他确定这是赚钱的好主意。理由既简单又清晰，北平——当时还叫北京——出产甜柿子，番茄别名“西红柿”，因此北京应该长得出甜番茄来。他忽略了柿子长在大树上，番茄却长在小树上。北京不长番茄，起码在他的土地上就长不出，于是番茄园叫他赔了好几千块。他的下一个投资是进口来亨鸡，用鱼肝油当饲料，但是所生产的鸡蛋太贵了，无法和一块钱五十枚的土产鸡蛋竞争，土产鸡蛋在夏季甚至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个，他毫无运销成本的观念。接着而来的空中楼阁是养蜂酿蜜，又是北京人民未想过的念头。在一连串的冒险失败后他学聪明了，将所剩余的钱财全部存入银行，再也不受失望打击，开始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了。博雅叫他老彭或彭老，老朋友们常如此互称。

老彭的太太在十年前、老彭三十五岁的时候就过世了。老彭曾自告奋勇地教她学校用的三十九个注音符号，结果却徒劳无功。他的英雄气概十足，买回学校用的图表挂在墙上，又亲自在符号边加注图说，他太太也极英雄式地奋力学习那三十九个符号，却始终无法学会。拼音不仅需要想象力，并且需要一点抽象的思考力。她虽学过了符号的发音，然而老拼不出字音来。ㄇ—ㄥ三个注音符号凑在一块儿硬是没法念成“鸣”音，一点法子都没有。看到老彭艰辛地教他忠实旧式社会的胖太太，真令人同情，看到已过学龄的她还拼命学ㄅㄆㄇ，更叫人感动。

“ㄇ—ㄥ拼起来是什么？”他太太老是问道。

“ㄇ—ㄥ——鸣。”他几乎说了五十遍。

“为什么呢？”

“因为如此，所以ㄇ—ㄥ就念‘鸣’。”

“这是什么外国玩意儿？我搞不懂。我喜欢孔子的汉字。天就是天，地就是地，你一学就会了。”

“不过去一ㄇ拼起来就是‘天’。”“别把我给搞混了，我不学了。”

“你一定得学，这就是教育。”

“就把我也当作你的失败之一吧，我的好人儿。我就从未反对过你经营番茄园和养鸡场什么的。现在让我停吧。”他太太说。因此他只好放弃了。不过，他说给不识字的太太上课很有趣。他太太过世后，他慎重地埋葬，从未有过再娶的念头。

此后他曾尝试改善注音符号写法，使之连乡下人都易学，但他又失败了。

由于一无建树，北平人都不认识他。他有一些政治圈内的朋友，也认识一些黄埔军校毕业生，他和广西柳州的白将军私交很好，都是广西同乡。但是他从未想过投身政坛，这是他的聪明之处。若非现在发生这场战争，他将会默默无闻地死去，笔者可能也不会写下这个故事了。

已经七点了，老彭还没回来。博雅急需和老彭谈谈，有时都快耐不住了。自从北平沦陷，他的亲人南迁，博雅已经无人可谈了。他通常白天待在室内，感觉像个俘虏留在自己的花园住宅中，只有到晚上他才冒险溜出门，来看老彭。在他的朋友面前，他感到可以尽情畅谈并被了解，能够提出问题并得到肯定答案。由于他的寂寞，加深了他们的友谊，他急盼与老彭交换意见，听他的意见，并得到忠告。

[显示全部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http://www.tushupdf.com)